

蘇聯在非洲和 拉丁美洲的擴張

黎文編寫・香港朝陽出版社出版



蘇聯在非洲和 拉丁美洲的擴張

黎 文編寫・香港朝陽出版社出版

蘇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擴張

黎 文 編 寫

出版者：香 港 朝 陽 出 版 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

印刷者：大 千 印 刷 公 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定 價：港 幣 三 元

一九七七年八月初版

目 錄

蘇聯對第三世界擴張的手法	1
蘇聯對非洲的滲透和擴張	10
戰略意圖	10
以“援助”爲其擴張鋪路	11
經濟滲透	15
加緊進行各方面的擴張	17
蘇聯在北非國家	22
蘇聯在撒哈拉以南的國家	34
蘇聯對拉丁美洲的滲透和擴張	94
竭力打進拉美市場	95
經濟“援助”的擴展	100
各方面的滲透活動	104
一個重要動向	108
取代美國在古巴的地位	109
蘇聯對秘魯、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等國的滲透	125
蘇美正在加緊爭奪	135
蘇聯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活動	141

蘇聯對第三世界擴張的手法

蘇聯在它的全球戰略中，其戰略重點是與美國爭奪西歐，但圍繞着西歐這個重點，蘇聯在第三世界廣大地區亦與美國展開了一連串的爭奪。正如勃列日涅夫自己所說的，蘇聯“在國際舞台上的活動非常廣泛，形式多樣”，而且“對地球上沒有哪個角落的情況不以某種方式加以考慮”。把勃列日涅夫隱晦的詞句翻譯成白話，就是：擴張要“廣泛”，手法要“多樣”。

蘇聯在向第三世界國家擴張滲透的過程中，利用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一切手段進行活動。

在政治上，蘇聯利用第三世界國家反帝、反殖、維護民族獨立的潮流，把自己裝扮成“支持”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無孔不入，無縫不鑽。它利用一切國際和雙邊活動的機會，到處大講“緩和”、“裁軍”，為打進第三世界國家製造氣氛。蘇聯向第三世界國家派遣大批間諜人員，披着“外交官”、“新聞記者”等合法外衣，在當地從事干涉別國內政的各種勾當。據不完全的統計，蘇聯間諜遍佈世界上九十多個國家，人數達九千人。從1965到1974年十年中，共有四

十多個國家發現和驅逐蘇聯特務達一千多人。

在經濟上，蘇聯利用第三世界國家迫切要求擺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枷鎖，發展民族經濟的強烈願望，通過貸款、投資等方式，對受“援”國進行經濟滲透，控制要害經濟部門，掠奪自然資源，阻礙民族經濟的發展，從而加強它在爭奪世界霸權中的地位和實力。無論是軍事“援助”或是經濟“援助”，都是蘇聯推行大國霸權主義進行新殖民主義擴張的工具，其中尤以經濟“援助”更具有欺騙性和掠奪性。蘇聯對第三世界的經濟擴張，往往就是用經濟“援助”鋪路的。早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便極力標榜它是落後國家的“支持者”，並吹噓它提供“援助”是爲了幫助這些國家“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和掠奪，使經濟和社會得以恢復和發展。蘇聯的經濟“援助”實質上是資本輸出的特殊形式，在這種“援助”的烟幕下，蘇聯資本不斷地滲入第三世界國家。據統計，在1954至1964年赫魯曉夫當權的十一年間，蘇聯對第三世界的經濟“援助”總額共達三十八億美元，其中對非洲國家的“援助”約佔20%。赫魯曉夫倒台後，他的繼承者勃列日涅夫繼承了他的衣鉢，加速向第三世界進行經濟滲透。在1965年至1973年的九年間，蘇聯向第三世界提供的經濟“援助”總額便超過五十七億美元。在1975年，蘇聯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的“援助”爲數高達十三億一千二百萬美元。蘇聯不但對一些原來接受“援助”的亞非國家進行更多的資本滲透，以加強對它們的控制和掠奪，而且還逐步滲入被稱爲“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

在蘇聯對第三世界提供的經濟“援助”中，屬於所謂“無償”的“援助”只佔極小的部份，而 95% 以上的“援助”則是要限期償還，並且要加付利息及附有種種苛刻條件的。蘇聯對第三世界提供的經濟“援助”，可分為“發展計劃信貸”和“貿易信貸”兩種，其中以“發展計劃信貸”佔絕大部份。

蘇聯對第三世界提供的“發展計劃信貸”，嘴裏說是用來幫助受“援”國進行經濟建設，實質上却是用來控制受“援”國的經濟並使其依附於蘇聯的重要工具。據報道，在蘇聯提供的“發展計劃信貸”總額中，用於“發展”工業的佔 65%， “發展”農業的佔 15%， “發展”礦業和運輸業的各佔 10%。在蘇聯提供“援助”的發展計劃中，很多項目從設計、施工到投產都是由蘇聯的“援外”專家所把持的。目前蘇聯的“援外”專家有一萬多人（不包括軍事人員），這些專家在受“援”國中儼如太上皇，他們強令受“援”國給予種種特權，享有比在蘇聯國內遠為舒適的生活待遇。他們除了向受“援”國索取高額的工資之外，每年回蘇聯度假的一切旅費開支均要由受“援”國負責。在受“援”國內，他們可以享受完全免費的交通、醫療等等服務，並且可以免費佔用環境最好、設備最齊全的宿舍。同樣，這些蘇聯專家的家眷，也可以享受到同樣的種種優待。對於受“援”國來說，要供養這些蘇聯專家實在是一項十分沉重的負擔。在蘇聯對第三世界提供的“發展計劃信貸”中，受“援”國單是用來供養蘇聯專家一項的開支，通常就佔了“援助”總額的 20%。蘇聯的“專家”和“顧問”甚至打入受“援”國的要害經濟部門，干涉內政，進行幕後操縱，並用

各種手段排擠打擊不滿蘇聯的人。

至於蘇聯對第三世界提供的所謂“貿易信貸”，說穿了只不過是蘇聯以高於國際市場的價格向第三世界推銷商品的一種手段而已。它和“發展計劃信貸”一樣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和剝削性。

蘇聯以經濟“援助”為名，加緊在一些亞非拉國家興建海港，並且規定這些國家要替蘇聯建造和維修船隻，以及向蘇聯的來往船隻供應食品、燃料及其他給養等等，作為償還“援助”貸款的方法。此外，蘇聯還要這些受“援”國家對蘇聯船員給予各種特權。總之，蘇聯就是要利用“援助”把第三世界的受“援”國家淪為它進行海上擴張的變相基地。

蘇聯近年來還利用“援助”加緊掠奪第三世界的天然資源和廉價原料。據統計，在1960年至1971年間，蘇聯通過迫使第三世界還債和不等價交易的方式，從第三世界攫取的工業原料單是橡膠便價值超過十七億美元，棉花也達到十六億美元以上。

蘇聯不但力圖把第三世界變為廉價資源和原料的供應地，而且還千方百計地把第三世界作為它的廉價消費品的取給地。近年來，蘇聯有預謀地“援助”第三世界一些國家發展低技術的工業，如紡織、製鞋、傢俬、汽車零件、金屬加工等，並且通過迫債和壓價的方式把這些國家的大量產品運到蘇聯及其他國家出售，這樣一方面可以控制這些受“援”國的出口貿易，另一方面又可以改善蘇聯國內消費品嚴重缺乏的情況和謀取暴利。

蘇聯對第三世界的這種剝削行徑，甚至連蘇聯官方報刊也直認不諱。莫斯科的《蘇聯對外貿易》月刊便曾經這樣說：“蘇聯購買了它們（第三世界）的傳統出口商品和它們的幼稚的國民工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通過增加從這些國家輸入產品，以及通過它們用產品來償付蘇聯所提供的信貸，這使蘇聯可以獲得多種原料的豐富供應和使蘇聯國民享有豐富的食品和消費品。”另一份蘇聯刊物《國際事務》月刊也供認，“蘇聯對外貿易部利用第三世界所償還的貸款和利息去購買原料。……以及購買蘇聯‘援助’興建的企業所生產的金屬產品、汽車及拖拉機零件和其他產品。”

另外，蘇聯的“軍援”，則是乘人之危，一面推銷過時武器大發橫財，一面以“軍援”為要挾手段，加緊對受“援”國的控制。

蘇聯通過“軍援”，第一，要受“援”國高價買進，現金交易，外匯支付。逼得有的受“援”國不得不到歐洲金融市場去借蘇聯需要的美元。第二，乘軍火出售之機，套購受“援”國的重要原料，然後轉手倒賣，牟取暴利。第三，蘇聯的軍事“顧問”要控制受“援”國的軍事指揮、供應和訓練，受“援”國還要提供港口、基地的“使用權”等等。七十年代初期，蘇聯的對外軍火銷售量已經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上頭號軍火商。

七十年代之前，蘇聯一貫是把“援助”、貸款作為對外經濟擴張的主要手段。近幾年來，蘇聯又效法資本帝國主義的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大辦其“合營企業”。這種做法，已成

爲蘇聯對外經濟擴張的一個新動向。

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就已開始在發展中國家興辦“合營企業”。勃列日涅夫掌權後，他們在這方面搞得更加起勁。據不完全統計，1966年到1975年，蘇聯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六個發展中國家輸出资本，用直接入股投資的方式，開辦了十九個“合營企業”。這些“合營企業”半數以上是1973年以來興辦的，其經營範圍已從貿易方面擴大到所在國的運輸、採礦、漁業和加工工業等部門。生產性“合營企業”是當前蘇聯經營的重點。1973年，他們把這類“合營企業”作爲“合作的新形式”，提高到同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合作”的“首位”。蘇聯報刊公開鼓吹，要“進一步擴大和提高”蘇聯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效率”，就得在這些國家“建立”由蘇聯“部份投資的、同國營或私營資本合辦的生產企業”。蘇聯還聲稱，今後要在亞、非、拉國家“廣泛發展”這一所謂“合作形式”。

所謂“合營企業”同“援助”和貸款一樣，都是蘇聯的資本輸出，但兩種形式比較起來，“合營企業”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掠奪或控制，都要比“援助”、貸款更直接，也更殘酷。

從榨取利潤方面來看，通過“援助”和貸款形式的利潤來源是利息，它有規定的利息率，而通過“合營企業”，蘇聯就可以直接僱用當地勞動力，榨取超額利潤。西方報刊報道，在經營海洋運輸的蘇聯“合股”公司中工作的海員的工資，僅相當於西方同級海員工資的六分之一。1974年莫斯科出版的《蘇聯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一書也說，正由於對發展中

國家的人民進行了更直接和更殘酷剝削，蘇聯“從這種國外直接投資中得到比對外貸款及其利息的償還更大的經濟收益。”

在對第三世界國家傾銷機器設備和工業品方面，蘇聯在開辦“合營企業”之前就規定了第三世界國家必須用貸款購買蘇聯設備和物資，因此，“合營企業”大大有利於蘇聯的商品輸出。

蘇聯通過“合營企業”變本加厲地掠奪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原料和自然資源，因為，利用開辦“合營企業”之後，蘇聯便可以直接插手這些國家的原料和資源生產，“合營企業”實際上成為了蘇聯的原料生產基地，這些國家也進一步淪為其原料供應地。

蘇聯還利用“合營企業”來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命脈和進行政治滲透。據各方面材料透露，蘇聯在第三世界國家開辦的“合營企業”中，其投資所佔份額一般都達該企業總投資額的50%左右，有的甚至高達60%—70%。此外，蘇方代表還在這些“合營企業”中直接擔任總經理、經理、董事長和財政顧問等要職，操縱這些企業的經營管理大權。另外，參加“合營企業”的蘇方人員，有不少肩負着克里姆林宮的特殊政治使命，幹着特務的勾當。

蘇聯在第三世界國家搞“合營企業”，實際上也是它同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新策略。一方面，蘇聯“合營企業”在第三世界國家的開設，以及它對這些國家市場的佔領、資源的掠奪、主權的控制等等，都是以排擠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勢力為前提的。蘇聯報刊承認，開辦“合營企業”的目的是在於

“打破西方國家的壟斷”。另一方面，由於蘇聯輸出用於開辦“合營企業”的資本，均屬於蘇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其投資地區、經營項目和活動範圍等，都是按照蘇聯統治集團的擴張侵略需要而安排的。例如，七十年代以來，蘇聯爭奪海上霸權的狂妄野心不斷加強，為此服務的航運和漁業“合營企業”也隨之大量出現。

看來，蘇聯還會到處大力開辦“合營企業”。但由於這種“合營企業”有一大部份是屬於蘇聯同第三世界國家私營企業“合股”的，因此不能像政府間“援助”和貸款那樣附上一系列政治條件，而且以第三世界國家“天然盟友”自居的蘇聯，爲了進一步標榜它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和“援助”，在越來越多地開辦“合股企業”的同時，也仍然不會放棄通過“援助”來進行擴張。

蘇聯在剝削和掠奪第三世界的手段中，還有所謂“平等互利”的貿易。這種貿易其實是不等價交換的代名詞。人所共知，現在國際市場上初級產品和工業製成品的價格關係，它本身就存在着不等價的交換，而蘇聯對第三世界國家出口價格，比當時世界市場上的價格，一般還要高出15—25%，相反，它從第三世界國家進口的商品價格，却比世界市場的價格還低10—15%。這就等於在帝國主義不等價交換的基礎上，再來一個不等價交換，這是不折不扣的雙重不等價的剝削。

在軍事上，蘇聯海軍的活動已擴張到全球的海域，嚴重地威脅第三世界國家的安全。爲了進一步在全球海域實行軍

事擴張，蘇聯以“友好訪問”為名，不斷派出艦隻到一些國家的港口活動，並力圖在第三世界廣大國家謀求港口使用權和建立軍事基地。除了利用海軍力量進行軍事恫嚇之外，在1975年的安哥拉事件中，蘇聯還悍然對安哥拉進行直接干涉，派出大批軍事人員和僱傭軍到安哥拉參戰，這是蘇聯推行殖民主義的又一種新手法。

蘇聯對非洲的滲透和擴張

戰略意圖

非洲是僅次於亞洲的世界第二大洲。它西臨遼闊的大西洋，東濱浩瀚的印度洋，北面與東北側隔地中海、紅海，與歐亞大陸相望。東西控制着大西洋——好望角——印度洋的航路，北和東北扼守着地中海——蘇伊士——紅海這條重要的海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蘇聯要是控制了非洲，不但直接威脅歐洲南部的安全，而且可以左右這兩條海上交通要道，建立海上霸權。

非洲是一個幅員廣闊，資源豐富，生產潛力巨大的大陸。它不僅擁有發展工業所必需的 50 多種最主要的基礎礦產和金屬，而且有着豐富多樣的農產原料和熱帶產品。非洲還是一個擁有 3 億 5 千萬人口的廣大市場。由於長期的殖民統治和掠奪，非洲迄今依然是帝國主義工業品的銷售市場。在非洲的進口貿易中，從發達國家和超級大國進口的工業製成品依然佔絕大部份，形成非洲對外貿易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

幾個世紀以來，非洲大陸一直遭受英、法、比、葡、德、西、意等老殖民主義者的殘酷壓迫和掠奪，非洲各國先後淪為這些國家的殖民地、保護國、“海外省”和“托管地”。後來，美國的勢力也滲入非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非洲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西方帝國主義為了力圖保持住它們在非洲的殖民利益，加緊進行掠奪和鎮壓。蘇聯見有機可乘，就千方百計插足非洲大陸，以實現其社會帝國主義對外擴張並同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野心。它打着“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和“幫助發展民族經濟”等騙人的幌子，瘋狂地向這些國家滲透擴張，謀求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利益，甚至還進行了顛覆非洲民族主義政府和鎮壓非洲人民革命鬥爭的罪惡活動。

總的來說，蘇聯在非洲的滲透擴張活動有以下三個反革命戰略意圖：乘非洲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之時，妄圖取代西方帝國主義的地位；攫取戰略要地；掠奪非洲的豐富資源。

以“援助”為其擴張鋪路

早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為了適應其反革命全球戰略的需要，於1958年開始研究對非洲滲透的方針和策略。從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蘇聯把東非的埃塞俄比亞、索馬里，西非的幾內亞、馬里、加納，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

東北非的蘇丹作為向非洲滲透和擴張的目標。在做法上，當時蘇聯主要是利用非洲新獨立國家要求擺脫西方帝國主義的控制，以及發展本國民族經濟的強烈願望，以“經援”為幌子，通過雙邊條約或經濟技術協定的方式，向各國進行滲透和擴張。1959年向東非的埃塞俄比亞提供一大筆貸款；還先後向西非的幾內亞、馬里、加納三國提供“經援”。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後，蘇聯以幫助發展民族經濟為名，積極向阿爾及利亞進行經濟滲透，使阿爾及利亞成為蘇聯向非洲提供“經援”的重點國家。但據統計，從1959年到1973年的十四年間，蘇聯向非洲國家（除埃及外）提供的經濟“援助”協議累計額還不到十三億美元，而且其交付額也不到協議額的三分之一。根據西德《世界報》引述美國國防部的一份報告說，蘇聯在1971至1975年的五年間，向九個非洲國家（除埃及外）提供了四億一千萬美元的經濟“援助”。蘇聯通過“援助”，把其黑手伸進了三十多個國家，控制了一百多個工業企業和二百個工程項目。

由於蘇聯對非洲的礦藏資源特別貪婪，因此，它對非洲國家在地質以及礦業方面的滲透也特別賣力。扎伊爾《埃利馬報》於1974年發表一篇文章說，非洲出現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是蘇聯討好原料生產國。蘇聯為了換取它所迫切需要的原料，準備給非洲國家提供軍備、軍事專家和民用工藝。文章揭露蘇聯利用石油生產國的困難，通過簽訂所謂協定，“以使用蘇聯的軍事技術援助來換取石油”。文章還指出，蘇聯以“幫助”開採新礦山為名，迫使一些非洲國家把開

採的大部份礦石“提供給蘇聯人”。據蘇聯《經濟報》透露，截至1975年1月份，蘇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中，用於礦業勘探所佔的比重為5.5%，而在非洲却高達9%。蘇聯雜誌《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還吹噓說，目前已經有阿爾及利亞、幾內亞、剛果、摩洛哥、尼日利亞、坦桑尼亞等幾個非洲國家同它簽訂了勘探礦藏的“合作”協定。利用這些協定，蘇聯派出大批“專家”四出活動，搜集非洲國家的礦藏資源和其他情報。蘇聯自己也說，它派出的地質“專家”已走遍了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這兩個國家；在坦桑尼亞，“從1970年至1973年期間，就有大批蘇聯地質專家幫助勘探，並繪製出全國礦藏資源的分佈地圖”。

蘇聯報刊於1975年連續發表十多篇專題文章鼓吹，蘇聯對非洲國家的“援助”“有助於非洲各國確立對自己資源的主權，加強它們……改造國際經濟關係的鬥爭的決心”；說什麼它的“援助”是“具有特別的穩定性、可靠性和長期性”。

蘇聯以其經濟“援助”帶動商品輸出，它通過向非洲國家提供的貸款，拚命將自己的陳舊機器設備往外推銷。從1960年到1973年，在它對非洲的出口中，機器設備所佔比重已從30%增到50%。不單如此，蘇聯的“援助”總是附帶條件或尋求藉口，以攫取別國大量財富。近幾年來，它就藉“幫助”開採為名，從非洲國家掠奪了磷酸鹽、鋁土、水銀、鉛鋅和石油等礦物資源。非洲國家為了抵償債務，被迫廉價向蘇聯出口自己的傳統產品，如可可豆、咖啡、棉花、亞麻、軟木、木材、大米、棕櫚油、芝麻、柑桔、橄欖油等等，其中